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墓誌銘

丞相太保魏國正獻陳公墓誌銘

皇天佑宋俾萬億年作民主自 祖宗暨於
中興必昇以傑魁文武之佐負大公至正之
望為一世善類之宗故其人未用而天下望
之所引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惜之其進

其退君子小人視之為已用舍四海生靈視之為已戚休中國四夷視之為國輕重在仁宗時則有若杜韓富范在 哲宗時則有若司馬文正在 高宗及我 聖上時則有若廣漢張公莆田陳公磊々堂々後先相望偉如也初紹興庚辰辛巳間虜情獶甚國勢臬兀天下之望在張公而廷臣莫敢以聞首請用張以大慰民望卒安社稷者陳公也是時萬如三軍稱張公為都督而陳公為小者督其係人望如此至於乞斬大璫張去為尼外戚錢端禮之相逐倖臣龍大淵曾覲議復奏審之法及極言近習弄權債帥納賄等弊皆根柢天下治亂天下稱誦其卓詭絕特之舉者皆陳公云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迺淳熙十有三年秋七月二十有二日民之無祿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魏國陳公以薨聞

天子震悼對輔臣驚歎久之為輟視朝又再
輟視朝贈太保謚曰正獻令官治葬以十五
年七月二日葬於莆田縣豐保里龍汲山朝
奉即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朱公
嘉收其行其子守以請銘於太史氏而廬陵
楊萬里實執筆待罪厥官銘其可辭公諱俊
卿字應求其先潁川人永嘉之亂太尉廣陵
郡公公之孫西中郎將建南遷泉江歷唐五
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真二十二世孫嶠沅始
居莆田自沂公以降以好施聞公生而莊敬
不妄笑言七八歲知學翼公薨執喪如成人
少長益自厲紹興八年舉於禮部知舉朱公
震張公致遠得其試文曰公輔器也真首選
有不可者屈居第二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
推官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當入館學時相秦
檜察公不附己以為南外睦宗教授終更造

朝道中一日忽心悸坐馳歸冀國夫人已即
世乃以是日屬病云服除員外置通判南劍
州檜死乃以秘書省教書郎召非公事未嘗
詣執政 今天子為普安郡王 高宗命宰相
相擇可輔導者多欲植所善 高宗不可命
擇館職靜厚者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
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郎在邨二年講說
常侍經以禮部司勳禮部員外郎樞密院檢
言諸房文字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轉作通
以獄無辜婚秦檜黨盡逐仲通獨全劉寶總
戒培克併按抵罪宰相湯思退秉政國言籍
籍會冬無雲而雷公言思退文藝有餘器識
不足無以堪重任詔罷思退今虜自燕徙汴
謀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中久握兵柄尤以
培克交結得幸士皆怨咨三十一年春正月
望大雷電而雨雪公引春秋書雷雪相距八

日其變有新令一日並元此表秋陵中國臣
下竊威權又象遠彈存中 天子為器存中
而存之兵時虜虜已形公言宜早擇大帥盡
護諸軍而在長莫有能其選者舊臣惟張忠
獻在國未幾請居關中 中外翕然歸之 上
心益疑公上流曰安惟今日事勢危迫軍民
士夫皆曰張汝忠義文武且習軍事可當關
王之節安難之功然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計
國之忠白首不渝廷臣未有過之者竊聞諸
者言其陰有異志若付以權恐漸難制夫後
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為其有忠義之素
心也若其有此人將去之誰復與之臣願
陛下察其詭誣略加辨白其與除一近郡以
係人心 上大悟宦官張去為陰沮戰議且
請避狄公請斬之 上愕然曰卿仁者之勇

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教習竟用張公守建
康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據要害然戰議
猶未決公言今守禦略備士氣亦振北虜若
來持以重兵持以閉道上策也嚴備禦開屯
田中策也受其甘言斂兵增幣無策矣虜兵
尋渡淮公受詔經理浙西我是以有膠西之
捷公勸上進幸建康上然其計未發而
言自亂殺統制首道使求原朝長議所答或
言歸疆者實利正名者虛名多附其說公亟

言曰今日正名之日也今天子受禪公入
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必也清心寡欲
屏遠佞倖用志專見理明則邪正分功業就
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其職充江淮東路宣
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
有雪讐恥之志方雋張忠獻公以閩外事願
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發沉靜有

謀故有是命公與張公協謀知力大飭邊備十一月詔給札條時鑿公陳十事曰定規模振紀綱厲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秩之數蠲無名之賦其杜邪枉之說曰比來左右近習名聞於外士夫以身附炎將帥以賄易官隆興改元都督府是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公初結大器此任公以為不若養威觀象俟萬全而動浚之會虜盛兵襲魏邊邑諸將謂秋高必來不若先之張公以為然乃表出師是時六月師與出虜不意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邵宏淵連下虹靈壁二縣禽其大將周仁蕭琦縛至麾下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深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張公亟檄顯忠班師而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虜亦大發河南兵之以來顯忠身鏖戰城下自朝及

是殺傷適當膏氣燔焉中興以來王師之捷
鮮有此舉會夜雨不相知而驚虜潰而北我
師潰而南而流言以為我師大失利虜且乘
勝而至主和議者又侈其說以搖衆公從張
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息未歸計其實所
亡失財數千人張公徹公亟入奏公見上具
道其事且曰勝負兵家之常願勿以小衄沮
公辭上曰朕任公不改張公抗章待罪
公辭從坐上不得已詔皆貶秩二等湯
退退復相公以嘗論思退請罷不許諫官尹
穡陰附思退議罷張公都督復以宣撫使治
揚州公上疏曰今使浚去都督甚重之權居
揚州必使之地凡所奏請臺諫沮之如此則
人情解體浚方為賊餌之不暇且浚近畫兩
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挫賊鋒陛下既
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盡室以往

有死無避然後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駭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後而欲殺之乃不復為宗社計願詔中外相與協濟使後得以畢力自効上感悟即召張公復開督府卒召相之然不數月竟為思退穡所擠遣出視師遂不復返而公亦累章請罪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公固請祠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及思退

拜疏請起公 上勞之再三公引歐陽修司

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弊以為紹聖宗觀以

來此說肆行實基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

則其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

之漸非國家**權**部侍郎**讀**同

修國史嘗言本朝之治惟 仁宗為最盛願

陛下治心修身立政用人專以 仁宗為

法此今日之要也大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
不能以一身當眾怨此今日之敝也人才國
家之命脈氣節又人才之命脈 祖宗盛時
作成涵養名公巨人爭以氣節相高自蔡京
秦檜用事摧喪略盡此今日之戒也於是
上有意大用公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
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端禮
無以戚屬為宰相者及進讀寶訓通及外戚
事公又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
意 上首肯久之端禮由是深忌公力求
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康府公既
去而端禮亦卒不相三年召為吏部尚書時
上猶未解屏翰戲又將改白石公上疏力
諫至引漢威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
為戒後數日入對 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

借見忠謹朕決意用卿矣十二日詔贈壽使
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首為名士
陳言翰林系制朝廷定大淵會觀以舊恩恬
覽士夫願出其門者皆往。後累及公館客
大淵為介公見外不交一言大淵造門不答
偶中書言人洪遵來見語公曰人言某官公
曰何自得之遵以淵觀告公具以遵語質於
樞密侍曰性知事日深月久人皆與聞乎
聖意而竊弄國權也 上曰朕何

嘗謀及此輩即黜二人知樞院事虞允文入
謝德壽宮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卿同在樞
府俊卿極方正公以兩淮荆襄藩籬未回言
於 上曰備邊經久之計不過屯田積粟增
裨濟皇訓卒練兵而已然今日任人大拘而
邊郡尤病謂宜廣求人才勿問文武使陳所
見與定規模悉如 太祖皇帝所以處李漢

趙烏仁瑀輩者分之以其使自為守饒之以財使自為用虜使入辰公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覲其贖不名公知之使者乃書名虜移書邊吏求歸亡命上怒黜臣議所答公曰俘虜歸叛亡否此豈書也然江軍帥戚方搆克軍士嗾怒言者反之公奏外議內臣中有三方者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也古併治果阿者以爲其條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宥其贖收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適郊禮散齋不用樂公請令傭者以禮諭之上親郊霽以震宰相葉顯魏杞策免公乞請罪越數日除叅知政事言於上曰執政當為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急務從臣梁克家莫濟求外補公言二人皆隨其去可

者蓋有惡聞者於是劾洪邁再論詭佞不宜
在人主左右黜之七月宰相蔣希愈去公
獨當國尋兼知樞密院事議中出恩澤者許
得寢之上曰知能爾任行憂每勸上親
忠直約諒多知僥倖肅紀綱講軍政寬民力
用人隨才無求僭異時將帥不見執政莫別
能否公曰公之教人與法察其才知所堪而
用之昔成周置采以西籩入唐西折配米監
歸諸道積餉以六萬計上與公言聽陳
從於是政頗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念曾
覲欲召之公曰自陛下出此兩人中外詠
歌聖德今復顧羸臣召遂止殿帥王琪奉詔
行視淮城還薦和州教授劉執夫上命召
之公與同列請其不自上曰可召問之公
退責琪皇怒不知所會揚州奏琪傳詔增
城今既後事公請於上曰無之公曰此矯

制也。臣至殿廡，名珙請之。珙頓汗下。公亟
奏曰：「諸邊臣博取此大利，害大化。倘大號令
也，而珙得部為之。今日曰：『部為制者，殺於是。』
詔削珙秩，惡之。是實命下諸軍，朝廷多不
與聞。公與同列讀目，今日百司受詔，處事並同。
朝廷而奏書為三，是意以為言。治之，尋收前
命。上諭執政曰：「禁中欲取一魚，食名奏審
發兵，亦密院不可不知。每事奏乃欲取決於
陛下也。今命下後，收中外惶惑，且將併舊
法而廢之矣。意者非陛下也。將無小人因
此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乎？」異日面奏
上曰：「朕豈以小人之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
院事劉珙進對語切忤，肯詔除珙。端明殿學
士在外官觀，以力爭之曰：「當與大藩。」上乃
以珙帥江西。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判下平章言宜樞密使公為相以
用人為已任所際天守一時遠尤抑奔競獎
廉遠或才可用而驟然尚或而無薦於上
退未嘗以語人有忽被台對除用而不知所
自者必名儒朱熹公三薦之熹不知也每接
朝士及牧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
人才賢否見給舍必勉之曰朝廷政令公
無意於不安自熹辭又以兩淮備禦未設
民無固志請於陽和二州各屯三萬人仍書
民數率三男子者家一人為民兵要使大兵
分屯要害以搯腹背民兵各守其域以相犄
角時虞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相
上即召允文為樞密使至是拜公左相允文
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建議遣使北虜
以陵寢為請公面陳未可復手疏以為恐慕
虛名而受實害事得以小緩會覲秩滿公預

請以為浙東總管。上曰：觀意似不欲。公曰：屬者陛下委甚長，或謂觀必復來。今果然，願稍私恩，伸公議。又詔進觀官。公曰：無名會遣使，實托薦，正可請以觀為介，還以故事遷其官。樞密承旨張說欲為親戚求官，憚公不敢言。會公予告，請於他相，得之。公卒，不與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望應制有旨，台試權中。書人林檉言：望獨欲以故事公奏。元祐中，謝惺名將試，乃檄與諫官施元之意沮。應辰不為望也。公因極論其姦，遂罷二人。明年元文復申前議。上以手札謀於公，上疏力爭之，繼力請去。以觀文敎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辭行，猶勸。上以泛使未宜輕遣，竟遣之不獲。其要領云：曾覲乞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濟保傅士大夫，莫敢言者。公至福州，政寬而嚴，於治盜，明年之海水。

賊而即侵軼閩廣海峽然公自統領官鄭慶
授以方略慶頓首曰公植旗於庭
視其所向慶懼書夜窮追逆悉禽之 上嘉
其功特遷銀青光祿大夫閩鹽故事官自鬻
之轉運判官陳峴議改為鈔公移書執政以
為法行三十年州縣稍無橫斂百姓之各安
業此不為不利矣今欲改之不可竟改之已
而不果行又明年力請授開邊以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歸里第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民
習其政不勞而治會有詔盡發本道戈船及
選卒公奏留其半州大旱且火且星隕且地
震公悉以聞 上賜笏帶藥物三年 太上
皇帝聖壽七十慶賜守內公以紹興從官特
轉金紫光祿大夫四年累章告老 上渥回
累日乃除特進提舉洞霄宮五年五月起判
隆興府改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官

而守且詔入秦既而解八景觀咨嗟喜公之
將復用也見於憲按殿 上為改容加敬命
坐賜茶宣問款至公因款答言曰擇將當由
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之軍政大壞矣
上曰前日鄭鑑之去鑑公增故及之公曰鑑
以小臣論事陛下和親聽納中外仰服然諸
將交結用不以才而貨則下不服 上曰然
則下用八當辨知正當由朝廷聞曾
鬪王抃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皆以中出行
之口語籍之思歸此輩誇華陛下 上曰小
者或勉徇之大者此輩何敢預公曰此輩未
必敢明薦也或伺知 聖意而傳於外耳禁
中一事外間必聞皆此曹也願嚴戒勅 上
遣中使賜金器犀帶茗香明日辭行因奏曰
臣去國九年重入修門見陛下殺賊人安惟
是士大夫風俗大變耳 上曰何也公曰曩

者士夫私趨覲作者十一二尚畏人知今則
公趨者十七八不畏人知矣人才進退由於
私門大非朝廷美事 上曰并不敢覲時有
請朕多抑之繼今不復治矣公曰 陛下之
言雖如此其如外間謠傳某由某薦某出某
門此曹声生勢長臺諫侍從多出其門 朝
廷之惟命是聽孰敢為 陛下言者如將帥
賄交又持甚者不惟士夫言之吏卒之能言
之獨 陛下以為無有耳 陛下信任此曹
壞 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
風俗 陛下之聖德臣實病之願 陛下
勿忘臣此四言者 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
如此者以聞公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公之
來所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以為政平易
寬簡悉罷無名之賦府有軍屯異時多為民
害公為出令犯者以軍法論諸軍肅然 行

官管鑄官者主之留守待之如部使者時節
按行殿中則宦者置酒西嚮坐而面守為容
甚或邀飲其家公悉罷之慮康鉅淮南一水
關每邊頭利害知無不言北境有盜百餘焚
掠淮陰公請嚴禁吾民越疆盜馬者增灑淮
縣兵之戍者不受自北來歸者先是上念諸
軍有孳衆而糜不贍者出繒錢畀三德領司
各十萬俾市易歲販子錢之五以優給焉有
司旁緣盡籠商賈之利陰奪關市之征公請
罷之而歲損楮券三十萬於一司給孳衆者
半楮大蒐者半時 上前下文書於外多不
用符璽謂之白劄子率用醫御持送而廷旁
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抃遣所親以白劄
來吏白近比公不奉詔因上疏曰號令出於
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所同也間有
軍國幾事或禁中細札亦必用璽書行之此

所以示信而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諭指隄
度事宜於數百里外異時移急或錢穀所出
或師旅有具或邊防是經係乎國家大利害
者能保其無偽乎上手札愧謝公尋上章
復告老奏詔不允除公少保益封公固辭

上手札慰諭再三乃受時江東旱甚上詔
公預講荒政公請貸米斛三十萬教二十萬

分州縣賑糶而又繼以發常平之粟除田租
之逋蠲淮東之糶歸米商之稅所貸穀米才

得十七分之一云公設施有政米舟四集民
無流徙八年正月復告老累詔不允而公請

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九年正
月公年七十元日即謝醴泉之廩復申前請

凡五表上又手答却其意是歲親郊召公
侍祠公固辭又三表及手疏告老上不得

已詔以少傅致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法當

給金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獨受少傅之祿
餘悉上還十一年十月七日 上以公生朝
遣使賜手詔金器藥香十二年又詔公侍祠
園止且未歲增上 太上尊號且慶壽陪班
上諭宰相曰陳丞相久不相見宜趣來復
手札書其末曰付陳少傅而不名公竟固辭
慶典告成冊拜少師進封魏國公及屬疾且
進復手書一紙示諸子勿祈恩澤勿禱浮
屠勿立碑請謚遺表惟以用忠良後境土為
請詰朝整冠定氣安卧而薨得年七十有四
公忠孝天至尤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見子
孫必衣冠遇人無少長以一誠實一言終身
可復平居言若不出諸口而在朝危言正色
辨邪正斥權要無所顧避然心平氣和無近
名意處國事顧大禮務持重在中書尤愛名
器抑僥倖故小人多不樂 上屢稱其忠誠

為賢相去性寬洪無私喜無泛然若無所親
疎而好賢之心實為難善故瑞明殿學士汪
公應辰敷文閣學士李公燾嘗曰吾待罪宰
相無過舉者二公之力治郡尚風教民有骨
肉訟者譬以義理爭者感泣自奉甚約食日
一肉而一衣或二十年祿賜多以分人撫愛
宗族恩意甚備內外總功必素服終喪在官
不受饋問處康諸部使者及諸大將故事有
月餽公不欲異眾別儲之以周士之貧者將
去尚餘萬緡悉歸之官公於外物澹然獨喜
觀書病猶不釋其學一以聖賢為法於釋老
未嘗問嘗有詩曰吾方猶孔孟未暇師巢可
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十卷曾祖諱仁祖諱
貴父諱旣皆以公貴贈太師徐昌冀三國公
魯祖妣黃氏祖妣李氏妣黃氏卓氏贈徐昌
越冀四國夫人配聶氏封唐國夫人子男五

人實朝奉郎通判泉州事守憲議郎權發遣
漳州事定承奉郎登崇安宿承事郎女四人
長適進士黃清次通故著節郎鄭鑑再適太
常少卿羅凱次通承奉郎通判漳州梁億餘
幼孫男四人原承務郎址垣承奉郎塾未官
女六人銘曰

宋十一葉有赫有業振天之綱乾道惟惶惟

惶惟肖我高廟肖我祖宗迨而與同
慶曆元祐紹興乾道 宋之聖時邇隆四之

據國宿憤信威朔旆六月之師周宣之奇大
醜仁琦糜之以歸自此足馬驚石南下護明
何人倚張與陳談者仰目曰大小都督大勳
駸々卒壞於成張公既喪久難厥相 皇相
陳公奮熙載肅正臣表治萬物吐氣勸 皇
德心燭理自明 皇德一正萬國以定一時
群材駉為公未若風斯翮萬羽斯會色夷氣

溫 皇知愛君 有難止不費顏
齒如石投水乾道之際萬祀攸宗祖職太史
作誦萬祀

宋故太保大觀太左丞相魏國公贈
太師謚文忠京公墓誌銘

孝宗皇帝宅憂比虜遣使來弔 帝遣朝奉
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京公假朝奉

大夫試禮部尚書往報謝焉至汴京虜遣使
郊勞用夷禮蓋我哀往彼以吉逆彼必欲行

彼之非禮奪吾之有礼至臨我以威以張夷
狄虎狼之強我卒能執吾之有礼折彼之非
禮使居臣誅服以申我中國禮義之尊者京
公以必死抗之也大抵自古及今夷狄之所
恃以行其無道者止以一死怖士大夫而已
不知夫死之為說施之畏死者則止者行施
之不畏死者則行者止然畏死者未必不可

正使不死其辱有甚於死不畏死者未必死
正使必死其榮有甚於不死異時吾國之士
吾見其有出使而移疾憚行者未見有不憚
行既行而不稱職者矣見有不惟不稱職而
辱命者矣見有虜人饒之至於獻詩請降以
乞壺飧者矣矣而然也畏死故也今京公執
禮如執玉之堅趨死如趨隅之安毅然正色
而不可奪虜卒不敢加害禮又復委曲順從
惟吾之聽而莫之敢違矣而然也不畏死故
也昔魯哀公問孔子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孔
子曰禮為大弟子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
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偉哉京
公乎惟得孔子論禮之意是以見禮大而夷
狄小惟得孔子論士之意是以見君命重而
身輕孰謂一死能動之乎當是之時天下忠
臣義士聞其風而悅之咸曰是可以相天子

矣至於今上遂相之天下尚嗟之云公諱鏗
字仲遠豫章人漢魏郡守房之裔曾祖皋祖
德用父祖和皆贈太師祖封表國公父衛國
公母徐氏繼母徐氏皆封秦國夫人建炎三
年金寇據豫章恐城中之人固已家質一壯
男子衛公同產四人莫敢往者吏持父之甚
急衛公慨然請行後盡戮質子衛公逸水而
免寇是時父母得諸野奉以歸兄弟俱全州
潛稱其孝感公禱而翹秀受孔安國尚書通
子史百氏試郡學必前列及大比對典謨義
極陳高臯贊舜深肯考官驚異謂有徑徧業
明年紹興丁丑第進士奉大對以直聞時年
二十主撫州臨川縣簿令陳昂有能名公一
日旁觀其政曰吾得之矣然陳以繫吾以簡
再轉南康星子縣令地瀕江田疇水故多訟
公核簿止程里得船篙頓清善良得職郡計

大半倚舟征吏緣處取道者目為虎穴守屬
公董之薄征通商民譽鵠如部使者王矩首
薦之及公造朝改秩矩為小司寇見公喜曰
公才宜在天子左右毋庸請曹受邑公因請
自試治民矩曰薄州縣榮中都官士夫皆然
公獨不然可以此孟晉之類矣知江州瑞昌
縣俗以終訟為賢大姓磐據持吏短長奪攘
民業忽有溫持縣庭下公詰其由莫知所對
公曰必某大姓也嗾此媼者逮其人下之吏
盡服其辜杖而屏之鄰境盡取所攘以歸其
主始民樂公豈第至是一邑大驚三年莫敢
犯者部使者薦之章交公車叅知政事龔茂
良薦公於 孝宗轉主管官告院先是茂良
帥豫章自得公牋奏之文奇之曰此汪彥章
輩代言手也庀職兩月詔從臣舉良縣令為
執法官給事中王希呂以公應書即召見時

帝方英明果銳有雪仇恥復境土志孝者
乘之遞之竅言以規速化公言於帝曰天下
固有之難分之事未有驟如意之事
帝曰天地尚無全功天下安有驟如意之事
蓋恪公之規也因極言州縣供困民負兵驕
士氣墮廉媿賢悞立 帝曰卿議論通明有
用材也是日除監察御史公言事務存大體
不為苛刻立有之浮深盜之書或已拜官而
潛入修門造請者或轉機巧以圖近次名城
者或事談說以營求儒林之官者皆擊去之
帝謂大臣曰察官席察非小補也大朝會
攝殿中監 帝顧左右曰京某儀雍容又
謂宰相趙鼎曰京某有公輔器時士大夫有
倡為溢容之議每事駁削公言於 帝曰此
說一行日容一日將下失人心上虧國體
帝曰事不務寬大氣象自不佳公曰繼今有

進此說者願必罰無赦又曰求才不如儲才
今姑蘇武昌缺一守臣久未得其人萬一軍
旅倉卒當為之誰又言非常任守臣者勿除
為部使者又言天下有勇故之才不在軍旅
則在盜賊二者相耦以為消長為盜不死
抵照流而直還復為盜異時江湖大盜亡卒
半之 帝曰朕慮此深矣何策而可公言宜
令諸路帥臣召募兵實招亡卒員數有額
日月有限自首免罪賜名効用之軍不過旬
日可以坐得精兵潛消盜賊 帝皆施行衛
公堯既祥除荊州湖北路轉運判官舉廉德
貪不避勢人逮鰥振乏不遺幽遠兼攝江陵
帥訓兵御衆威望凜然軍民之政至今為法
召為郎未行繼母秦國夫人堯既祥復召為
將作監遷右司員外郎北虜賀生辰使來命
公為償值 帝宅 高宗之憂公諗其使以

帝方居廬難以受禮使人不可既不得見
又欲小曲公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且
過何名而曲明日遂行帝勞公曰朕不見
虜使卿却之堅卿之力也除中書門下省
檢正諸房公言虜又遣使來弔祭遂以公為
報謝使公行涉淮故事當於汴京受宴禮前
三日公與虜中知勞使介康元弼瑤里仲通
相見於寧陵公請免宴不從至汴館公請必
不免宴則請徹樂宜如告哀遺曲二使近比
遺之書曰蓋聞鄰喪者春不相里殯者巷不
歌聖人禮經之明訓也惟北朝之治國家道
之以仁孝齊之以禮義者也今某之來繫北
朝之惠弔是荷繫本朝之哀謝是為北朝勤
其遠而閔其勞遣郊勞之使歲式宴之儀德
莫厚焉禮莫重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
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禮於臣節為悖義

也豈惟詔本朝之書抑豈昭北朝之懿哉敢
請事將何以訓之若不得請有死無貳無所
逃遁惟執事圖之一日之間凡遣人以書辭
者六七口傳者數十元弼等不從公亦竟不
誑公慮其以衡誣我也至期夙興衣冠往俟
於位元弼等遣人相踵趨公即席又遣相礼
者傳呼邀請其聲不絕於兩序之間公不為
動徐荅曰吾不徹樂死不敢知席必欲即席
可取吾頭以往閔者震駭元弼等知不可奪
乃遣人謂公曰請先拜醪醴果實之賜徐議
去樂公乃帥其屬班於庭北嚮拜受未畢忽
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宴南使敢不即席其
聲厲甚於是公即趨退後位及門甲士露刃
閉關公命吾典謁叱曰南使執礼何物卒徒
乃敢無礼遂排闥而出元弼等乃以閔其主
館七日乃有免樂之命復有宴亦如之

帝聞公還謂輔臣曰京某在汴死執不聽樂
其節可嘉士大夫所為不以節義自許臨危
乃見耳公見帝之勞之曰卿能執禮亦未
易何以賞卿公謝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
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臣子之常分敢希賞
乎宰臣言使還應增秩右丞相周公必大進
曰增秩常典京某尋節惟陛下之命帝
曰京某今之毛遂也即除權工部侍郎初公
辭行言於帝曰此行禮物與前小異虜貪而
無恥當有以應之果以為言公荅曰禮物頗
於朝廷使臣止於將命豐約非所知也虜無
以詰至是帝曰果若卿言成都謀帥帝
曰京某人材磊落可使也除敷文閣待制四
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公至蜀念地險且
遠天日萬里當使斯民如在輦轂首罷覘者
以安疑情躬閱訟辭以達幽枉賓接小官以

求人材肅整維綱屏逐昏墨撫字細民戡磔
將士旬月之間仁聲威譽洽於西蜀又念蜀
民之貧節用薄斂以裕其力請歲蠲成都米
估之征緡錢七萬有奇草估之征緡錢七萬
有奇四路釐酒折估之征緡錢九十餘萬有
奇通三歲凡二百七十餘萬云後還朝又請
數年蠲減之期浚之於是舉全蜀之民被朝
廷之澤若更生焉紹熙元年夔利告蝗發粟
三萬石以賑夔之民五萬石以賑利之民明
年東西蜀告旱又以錢二萬緡粟二千石仍
請度牒五十以賑六郡之民榮資二郡尤甚
公請除前一年未輸之秋租又盡除是歲之
兩稅又請度牒一百以為水旱之先備於是
飢民免於捐瘠大祲有如中熟忘其水旱焉
先是威州之蠻其俗相殺者償以錢即解而
去至是蠻有與吾兵人聞者聲言將入郭守

臣請避之公笑曰我在此爾何敢爾此必僞
者教之若竿僂者之首於境則彼不敢動太
守得公之令以示之遂即退秦州舊以西兵
戍之一日與州兵相攻兵刃接矣其將又繼
更其下蜀人疑駭公視之若無事繼其將而
治其不咸者夷漢安堵瀘守張孝芳政嚴兵
殺孝芳及其家公明遣佐屬撫諭以疑其黨
亟發帛重劫兵以踵其後未幾瀘卒自斬元
惡禽其黨五十人以歸戮於市於是三邊綏
靖朝无西顧之憂公請為祠官光宗曰
蜀人方安京某之政進寶文閣待制俾罔任
焉在蜀四年召為刑部尚書今上御極公
上疏獻四事曰敬曰公曰勤曰儉上嘉納
之命兼侍讀上前陳春秋一主誅賞大法
讀吕公著新法奏議皆酌古明今隨事寓諷
上喜因語金華諸儒曰京某進讀義理坦明

使朕意冰釋卿等說程不當如是耶於是大
用公之意萌於此矣尋兼吏部尚書紹熙五
年九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二
月除叅知政事明年改元慶元四月除知樞
密院事二年正月拜右丞相白麻出在廷相
慶公與同列傾然肝膽不忌不刻議疑溢可
介而無我是疑溢是通而不比心本寬厚政
出公方與士約禮不為崇峻匿瑕用長不遺
纖末然守典謹度人綱人紀外若曠若中實
截然其所主一遵 孝宗成憲而有戚晚命
溢中出員外置幕僚者有屬籍近親特增秩
三等者有禁中藥者超為遙刺者公皆執不
行寺人王德謙除節度使公與同列見 上
力言不可 上曰故事有之公曰祖宗故事
遵用有可有不可在 真宗時則有若劉丞
規將死求節鉞以王旦之言而不與止與之

以觀察面後今之承乏僚也此治世之令典
可尊用也在大觀宣政時則有若童貫假開
邊之功出少府之節自此楊戩藍汝照又得
之譚積梁師成又得之 二聖北狩中原塗
炭此之自出此亂亡之覆轍不可遵用也
高宗深創其禍故初政之詔首言繼自今不
以內侍典兵其時有張去為者及 孝宗時
有甘昇者二人亦不親近也曷嘗有此至於
諫臣陳賈一言甘昇之罪 孝宗即逐去之
此又治世之令典可遵用也願 陛下以令
典為法以覆轍為戒 上曰除德蘆一人而
止獨不可乎公曰此門必不可啟當除童貫
時亦云一人而止也節餼不已必及儀同儀
同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之於
是力請裂麻 上又曰不播告書贊而昇以
告身亦不可乎公曰是掩目捕雀之喻也

上又遣中人以宸翰諭二三執政公與同列
上疏力爭者至於三至於四 上乃從德謙
以外祠尋請廣德軍仍從請詞臣吳宗旦朝
論以公比王文正公云時 太上聖體未安
上每憂形天顏後寢康寧 上欲涓日上
萬年之觴而宮臣又以小倦辭為五年八月
辛未公乃呼宮臣楊端友等三人至中書面
詰責之泣而承命癸酉端友傳 太上聖旨
令 皇帝上壽辛巳 上請壽康宮奉玉卮
禮成輔臣於幄次賀 上 上大喜宮臣及
屬車豹尾中侍從僕御之臣皆賀驩呼之聲
震於中外有司奏 太廟 太祖祐室生玉
芝 上遂發德音布告天下太史嘗奏星緯
失次公勸 上悲思修省以格天心邊臣每
奏北虜事宜公勸 上不必問彼而自為備
上喜年報屢豐因宴輔臣公勸 上勿恃

小康而怠持守益深密勿之謂勳容出辭必
獻傲疇至與同列在 上前首發大議陳
宗廟社稷萬里大計有人所難言者六年正
月公與同列奏事退公獨面力祈上丞相印
後先是同列知其意言於 上曰京某公止
無私不可聽其言 上曰丞相誠實何得言
去及公有請果不從閏二月拜少傅左丞相
二月公為疾遂力申前請凡六表詞皆哀痛
上竟不許詔葉丞視之且許肩輿入見六
月 慈懿皇后上仙公力疾而出發哀成服
八月庚寅 光宗升遐公開之不能出因大
慟遂疾革至丁酉將逝其子沆問以家事不
荅第長太息曰國家多故何以枝梧言訖薨
享年六十有三先是太史奏木星侵上相遺
聞 上為之震悼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致
其仕 上以居廬從有司之請免臨奠及輟

朝有詔公蒙於位禮儀優異於是賜之美楨
以為櫬又賜之貂蟬火龍以為服又賜之水
銀龍腦以為斂又賜之白金三千兩帛三千
疋以為賵又贈之太師謚之文忠以為恩又
命有司祭之修門命從臣中人護喪歸葬以
為禮哀榮典章彌文備物並用司馬光薛居
正故事近世鮮儷也其孤沆祈免門祭護喪
甚力從之配盧氏封令人前十二年沒累贈
魏國夫人一子沆也承議郎主管佑神觀三
女長卒次適從政郎前廣南西路經略安撫
司準備差遣黃銖太史後也次適宣義郎添
差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張忠純忠獻
孫也兄弟四人銓鎡皆以公補官仲氏錡早
世官其子沂公之天資衷和表裏喜怒不啻
色粹氣平可否無忤策第最早或者易之時
於稠廣詆以慢語公一笑久而不執何其寧瑞

昌有毀公於太守者後攝帥江陵毀者為幕僚反側求去使人慰安之且厚遇焉其人感泣公常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至於善之賢賢不啻已出其在政地每撰一小方冊以書才行民名 上有問必進於文無所不工尤長牋奏仕雖至極品獨未嘗掌制謔者為恨甚為詩源委山谷而氣骨卓偉無寒瘦態有雜著三十卷任學講義五卷晚卜居得宋齊丘宅古松百章岑蔚後先因號松坡居士堂曰真趣樓曰山浦 上為書堂名以賜焉雲昭漢回上貫翼軫沈以嘉泰元年十一月壬申葬公於新建縣桃花鄉高坪德源山之原走一介持書以朝奉郎國子司業李公大異所作行狀來請銘之曰朔稅其牯阻兵以威血人以娛一介行李漢節適彼解不失次堂：魏公往謝彼戎弔我

閔凶彼用夷禮禁休定止哀樂不類公辭以
哀十及莫回盛服往矣彼樂不徹吾首可折
吾節可奪虎夫負墻鏜爭日光丹磨秋霜公
毅以此排闥以出罔不辟易彼諗彼首樂徹
禮優竣事不由臣主相顧嚚齷湍沮敢或予
侮公歸修門 孝宗亟稱皇威伸一人望有
歸竟視厥位頻斷大事大閤其觴節轟其除
公還贖書 太上遣豫關以誓御公達舜慕
二聖重權一言回天茲不曰艱時不將命
公當其繁彌險彌劬時不鴻鈞公迎其芬彌
艱彌响維垣其貴文忠其謚哀榮寡二西山
西偏德源之原名相之阡玉立之節章水有
竭凜氣無歇

嘉定元年春三月男 長孺編定

端平元年夏五月門人羅茂良校正

誠齋集第一百二十四卷完

誠齋集卷第一百二十五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墓誌銘

宋改革文閣直學士贈特進程公墓
誌銘

淳熙甲辰十月一日萬里既除先太碩人之
喪又三日江西安撫使給事程公遣騎踵門
遺以書曰江西詩人淵林也祖于山谷先生

派于陳徐諸賢謂之詩社而社中多逸詩某
冥搜得之今刻卷以傳而序引缺焉非君其
誰宜為萬里辭不獲命既呈似公公不以為
不可是時萬里未識公也自是書問往還益
密情益親厚後八年萬里將漕江東被 旨
往上饒問囚過新安至休寧公遣人送酒相
勞苦又遣其子鉉遮見于逆旅是時以從事
有 旨欲見公而不敢也私念歸塗當庚此
願既而山路崎嶇難以再徑挈舟東歸至今
以不識公為恨每每流涕公聞之亦流涕蓋
里平生相知舊相識而不相知者有矣未有
不相識而相知者也不相識而相知者公一
人而已矣公既沒萬里哭遣家僮弔焉今鉉
又以兵部王公寅所狀公之行實來謁銘萬
里慟哭曰已矣世無此知我者矣銘其辭公
姓程諱叔達字元誠徽之黟縣人胄自重黎

氏自伯休及嬰晉元譚守新安民德之 詔
賜田宅于歛因家焉梁靈洗起兵拒侯景入
陳以功封重安公謚忠壯迨今廟食至天旺
始從黜云曾祖宗顏以子顯謨閣學士邁贈
正議大夫祖遠以子楫之千載贈奉議郎父
晉之以公贈太中大夫三世娶胡氏贈碩人
太孺人碩人公少穎異伯父竒之令從樞密
丞公學方州已有俊聲年二十三第進士中
書連除興國軍充化軍教授以薦改宣教郎
除湖州教授秩滿造 朝虜酋亮將渝盟
朝論二三公以書抵時宰陳公康伯請厲兵
馬守淮漢募異軍遣間謀理財用陳大喜以
為足強人意除通判臨安府尹趙子淵待下
簡而亢公不為屈趙謂有臺諫風即委以府
事且屏後覘焉見公剖 如流遂大相知除
知通州諸御史薦為臺諫主簿未三月遷監

察御史乾道二年二浙大飢 孝宗皇帝憂
之分遣詔官御史行視賑貸公當行臨安諸
邑先自府始奏謂受粥之令及市而不及野
請均之 皇大喜語執政曰誰肯為朕盡
心如此既周視諸邑見 上上迎勞曰卿賑
民良苦公條上便宜曰豐荒在天感格在人
願益修省以召至和至如 祖宗朝已行之
荒政若趙抃之會稽范純仁之襄邑斯二者
可舉行也若夫今日之急務願 詔監司與
帥臣察所部之官吏或罷而大不勝任者罷
之或奉行不應書者罰之斯二者不可緩也
上稱善除右正言見 上首論君臣聽納詞旨
愷切時已和戎公言勿恃和以為安必曰和以
為備復言廣盜始平相寇渡作蓋官于湖廣
者或昏庸貪殘或遷客左官欲民得其所難
矣謂宜精擇部使者以察郡守妙簡守臣以

察與令孰為公麻孰為苛刻或辟置或罷黜
至于一切科擾之政尤宜蠲損 上即詔群臣
集議于御史府選監司一人逐除張雅廣西提
點刑獄柳冠李全叛公漫奏請廣開赦宥之
招降之門速發旁近精銳之師應時討定無
使越軼二廣又言龔遂治渤海諸持鋤為良
民持兵為盜賊此安之之策也張敞治膠東
設募賞令相斬捕此勝之之策也願下牧司
着定捕斬除罪之令潭帥劉公琪移書謂賴
公建明表裏相應寇遂平中書除吏非法公言
法制所以維持國體也要當遵守于上則僥
倖息于下夫不中銓者吏部不擬官法也未
出階官者中書不除官亦法也今則將仕登
仕除歲祠之官矣非詞學上舍甲科者不注
教官法也今則州文學亦除教官近有宜州
文學高衮者除表陽教授考其爵

補亂法亦太甚矣有 旨押家婦本貫又
言諸郎皆葦選也近乃有為丞十日而遽攝
員者府監門數日而亦充數者望 詔執政繼
自今必察才望優劣資格淺深時有為淮漕
者進死蝗公言日者廬州守臣張師顏奏蝗
遍田野今乃諛言自斃罪其可逃又有以前
從臣乞還者復請免役錢公言身為從臣不
以道德寬大推廣 上意乃導為刻剝是可不
斥邊左司諫言民困于執役及和糴四弊

上曰朕當遣使按察在諫

者僅四閱月以母老且病四請外 上再三留之
曰朕方欲用卿母以母憂去服除除直敷文閣
知池州時四年二月也引嫌改衢當路有不
樂者遇官期至輒以他人代凡五年至言者
論其非是始獲之官辭行首言 陛下厲精
圖 小嘗不欲大有為然有志不可不養養

志不可不審耗于事則易怠迷于用則或沮
願毋徂矣安毋急事功 上指養志二字曰
此言極嘉五月改江西轉運副使十月易江
東鄉部也即家拜命奉親之官邦人謂畫繡
云既視事有司曰本司耗米曰和糴本錢曰
去秋苗錢曰宣城若木錢皆蠲除之仍捐米
數千石贖宣之之徽州雜征有曰驛料豆錢
皆多取八千緡即奏蠲減又言徽絹銖兩昔
輕而今重民故益困有 昔十二萬足減四之
一公喜謂人曰大哉 聖主之仁一舉革二百
年之弊淳熙初元十月除浙江提點刑獄辭
行 上曰朕多留卿未可言去除宗正少卿
太子左庶子既數月 上復問宰相程叔達
已除庶子未 其簡記如此公言玉牒凡列
正 實錄而不網羅諸書恐有放失尋魚崇
政殿說書 上前因論帝王之學所以治國

平天下之道願誦求前代聖賢事業而施之
天下一日誦周禮至泉府因言其治本欲歛
市之不售與夫貨之滯者各抵其抵而予之
所以惠民也而世儒乃假其息之說創青苗
之法以取二十二之息天下卒受其弊用經
之誤如此因言今州縣知利而不義受田租
之粟則多至加倍理獄詞之負則專務罰金
甚至國內罪名沒入生產大則獻羨餘結權
貴小則私盜民日益困不可不懲 上曰

亦非不懲更當痛革右史蕭公燧在旁與聞
出而大言于殿門曰誦讀官得人可為朝廷
賀兼直學士院三年四月兼中書舍人公以
兼官過多方控免云一日召見因言傳聞江
東淮南多旱願修德明政省刑薄歛庶人心
悅而天意得上曰亦聞江東閔雨方以為
憂而劉珙奏云已得大雨可喜漢唐之亡皆

緣歲荒盜起朕每憂念常至五六月不敢去
心公退謂人曰有君如此天下國家之福八
月兼權給事中言詔令先書西省後至瑄闈
或昏暮丙夜事之本末有不及知人之賢否
有不及問望詔自今除官行事必具事之本
末人之闕閱連書于前俾得參考不然依舊
制繳奏十一月召見賜坐 上曰卿制詔甚
得體公稱謝久之辭起令復坐曰事無巨
細盡言公言近日選人除授超越 上曰何
也公言舊京局諸闕本以待選人資淺之有才
今既銓部無以處之則徑除職事官願以京局
諸闕以歸 朝廷公每論諫 上必嘉歎即施行之
再召見論敬天愛民有志事功三事其論敬天
曰臣承乏詞宗纂修玉牒因得仰窺 陛下
盛德如讀尚書而作敬天圖臣願 陛下鑒圖
而法文王不己之心勿謂豐穰而怠憂勤勿

謂平泰而忘儆懼上曰朕自為此圖頗覺有益
每遇水旱則必披圖修省常獲感格後再召見
上顧左右取圖示公公曰人君享國長久皆
由嚴恭寅畏尤當以為法陛下既知所戒又
知所以法社稷生靈之幸復以親老請休
上曰朕方用卿何數求去退而力伸前請
上願欲予郡而言者以為親年高恐迎侍非
便除直隴圖閣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明年丁
未大中憂服除七年五月除湖南轉運副使
帥劉焯久病廢事民方怨咨公為辨訟決囚滌
泮除弊遇水旱與蠲租賑贍人呼舞曰非運使
我等皆當死徙海嶺矣又下令通財以本司緡
錢助衡彬道永者凡一萬三千緡又代道州
輸歲缺之錢一萬七千緡積逋大軍錢三萬
八千緡又與總領趙汝詛奏除永州旱米四萬
餘石民感實惠百千人相率詣安撫司請為

表乞借留九年七月再除浙西提點刑獄餞者塞塗其後潭帥李公椿竟以民言上聞時江西謀帥上命執政疏其人上指公名曰某也可近李椿奏某甚得湖湘民心八月除秘閣修撰知隆興府見上極論彬桂盜賊之由撫御之要選任之宜消弭之策備至洪以所部多盜申施同惡及他盜捕告之令一夕郭外曾舍有寇其徒來告公免其罪厚其犒盡縛群寇尸諸市屬邑有八而每歲之賦十逋二三蓋有民已流徙而田實汙萊者亦有田不汙萊而業無主民者謂之逃闕公方遣縣官精敏者核其實欺占其寔百年蠹弊一日蕩去州之材官曰親兵千曰選中禁軍者亦千異時士卒營居市居相半以故驕放公為之築室三百餘區聚居一營月廩時服給授維時晝訓夕警無敢譁遨復諸州置準備使一員擇其

久于履軍者以管轄之上以其法刻板下之百
郡云吉之兵踰于牙門公以守臣與兵鈐不成
劾罷之揚賞禽賊皆伏誅軍政肅然一道惕息
十二月進集英殿修撰因任公上體 聖意
下卹民隱其惜官藏甚于家貨帥洪五年前
後蠲除民賦為緡錢二十三萬有奇為米斛
一十一萬有奇談者以為多于王仲舒云十
三年八月 上一日忽宣諭執政程叔達隆興
之政甚美與進敷文閣待制再因任歲小不雨
公每禱雨舉室不如葦感召如響部內連年有
秋民歌之曰公來江西熟公去江西旱十四年
引疾旬祠章繼上四月四日特轉一官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公去之如始至在官求修之問
近比宜受者積八千緡皆入公帑因任至再
宜受禮物亦以犒軍既歸宅旁治小園曰西野
有室二曰葵心曰秀野鑿池沼種花竹逍遙

忘歸十六年二月 太上皇帝登極轉一官以
嘗為東宮諫官再轉兩官時舊學悉收召公
獨以與執政隆興合符小忤墜不以聞奉祠四
載引年納祿遂以顯謨待制其仕今 上皇帝
即位有詔撫問遣使錫銀奩藥茗詔有渴見之
語公感泣拜賜慶元二年十月特除華文閣直
學士賜衣帶僉論始伸公年高益健一日對客
忽有不屑人間世之語得疾無苦惟日食寢忽
命左右扶掖端坐于正寢奄然而逝享年七十
有八官寧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
千八百戶遺表聞 天子哀悼加贈特進黃氏
封碩人先公五年卒子男四人鑄年十九預國
子第二名薦早卒鉉朝請郎行將作監主簿
錫承議郎知江州彭澤縣事鎬早夭女四人適
進士黃汝崇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事黃榮
通判台州金興樞察汪公之孫義實皆前卒

孫男源洵俱登仕郎女一人尚幼公天姿靜重
逮事四朝守正不撓始終一節感 孝宗睦厚
日思報稱所論列封駁無少傾忌以故齟齬嘗
因草詔 孝宗嘉賞顧左右問學士為誰以他
學士對公終不自言行已敬事親孝和于族信
于友撫娣妹甥姪盡愛婚喪賙之必厚既以先
夫人志養不盡為終天之戚復舉大中資產
遺諸姪且官伯氏子慰下衆意族人病于鄉正
之役則割私田倡義役諸鄉徼之其利甚博既
沒里人築堂肖像祠焉嗜學至老不釋卷六經
諸史皆探根抵書法得急就體生平著述曰玉
堂制草曰玉堂條州曰表牋曰論諫曰承華故
實詩箋曰宏詞賦頌曰歌詩書啟記序雜文凡
六十八卷藏于家其自述出處大節則有四朝
遺老傳公之未病前數夕忽有大星貫于庭
家人大驚没于慶元三年七月十四日葬于

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其御東亭其岡潭口銘曰
溫溫程公日行維冬風行維東萬物有融役役
程公玉立維雪立維高衆正之宗既介既通
不異不同邪之變龍氓之黃糞賸非不詭其
從不究其冲其重其逢

刑部侍郎章公墓誌銘

紹興二十有一年時宰頗政燕居深念天下
之忠臣義士名相如忠獻張公骨鯁如忠簡胡
公之儔終不附己朝遂其一夕矣其一將欲一
網以食之于是開告訐與羅織繫廷尉府作
一大弄擇深文吏為己鷹犬宣城章公儒者
也高皇帝選于衆迺自刑部副郎擢為大理少
卿以武過其職或摘公曰公今日士師非承絹士
師也盍去諸公曰全軀以私淑寧捐軀以庇善
人時宰每事諭意公念爭之必不從從之必
不可進而唯唯退而否否士大夫置對多所全

安于是大忤其旨因惡簽書樞密章夏諭言者
擊去并波及公以為宗盟同罪云公既去而頻
年大獄起矣至時宰死乃已 孝宗嗣位之初
旁招正人忠鯁湊集一日頌大臣曰 光堯之
朝有一廷尉不眎大臣喜怒為獄者誰皆以
公對召見除大理少卿 天語褒嘉曰以卿異
時典獄不觀望大臣故用卿未幾擢權刑部
侍郎時乾道二年也未幾擢右文殿修撰致
其仕淳熙元年十一月戊申薨于里第得年八
十有二朝論嗟悼公諱燾字彥博世居宣城穉
而偉淵淳山峙宣和間以周官經學名震場屋
自鄉校貢辟雍升太學會兵革倣擾間闕還
家建炎二年以父調任廬州司戶參軍慶州
龍泉主簿改監行在贍軍酒庫又改泰州梁
家堞鹽場又改行在酒庫所主管文字循承
直郎紹興十四年除大理司直明年授右通

直郎除寺丞奉使廣東鞠達官獄以平允稱
歸朝轉右奉議郎後二年遂除大理少卿既
以忤時宰言罷未幾高宗記憶除主管台
州崇道觀轉右朝散郎未幾除知復州為政
平寬流徙皆歸治聲上聞二十五年後召
為大理少卿明年又以言罷又明年轉右朝
請郎二十九年知新州其政如復而簡儉
有如名遂紋簞為民角齒而守臣階梯自公
痛革至當暑臥榻不撤織蒲至今士大夫媿之
邦民歌之三十二年朝轉奉大夫提點湖南刑
獄地遠畿甸有司媢令老吏舞文獄以賊成刑
多頗類公明不察淵恕不縱狠平反居多民以
不寃全州材官執守臣以叛公卑辭諭招即日
請降解甲還營公獨戮其始謀者數人餘釋不
問一郡以寧未幾移病請祠去孝宗御極遂
元擢用將薨精神湛然一語不亂惟語子孫以

弟忠信明年十月八日葬于宣之茆氏松山之
原曾祖旦不仕祖秘贈太中大夫父元任朝奉
大夫致仕贈以光祿大夫公初室萬氏繼室陳
氏十子綺監台州黃巖縣事繡監監綱臨安
府學教授純信州司戶叅軍綰蘄州黃梅主
簿紱太平州當塗主簿皆迪功郎維從事郎
復州推官綜繹經綸業進士一女適進士汪
亨舉孫男三十人女十二人公于文既工而尤
工于詩與里中詩人周紫霞賡酬往還詩筒
牛腰芥藻江山追琢風月佳句絕唱麗雅奇崛
芻豢衆口聳動羣聽至今言宣城詩者前有梅
謝後有周章云公天性質儉不為華靡一裘補
緱且三十年仕踰三紀不羸一簪得祿必分族
媿友朋賑而無數至于一邱一壑秉興忘返理
一山園于南山之陽命曰南坂杖屨于斯觴
咏于斯卧興于斯酒酣賦詩殆無虛日終無一

言及于聲利夜坐一燈讀書自娛或覓紙作
字得唐人楷法年餘八十筆力益道目力益
強今世未有也教子無倦自作家訓繩以理
法迪以文詞純綱相繼策策綱尤能文出諸老
右不幸皆早世葬後二十八年繹自宣城徒步
來廬陵訪予泣曰先公之所碑石蒼蘚封之厚
矣而未饒一詞以驗來者先公之客惟先生在
爾獨無意乎萬里曰敬受教乃撫侍郎陳公
天麟之狀着于篇銘曰

紹興中年有宰而權雷霆之威矐矐彼天睥彼
異已弗翦弗止族彼屠伯完之大里 皇咨章公
汝仁汝忠褫圓衷方往剋其鋒彼火而烈公水
其炳彼虎而啞公尸其孽泉蘇所先于張所
艱公笑不言善人克全善者是怙權者是忤
公以是去公以是舉 孝宗御天谷搜岩攀降
于幽間寘彼甘泉其仁其博 裔其渥其誰云

者楸表之鶴

朝奉大夫起居郎吳公墓誌銘

淳熙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皇帝會慶節北
使來賀命朝奉大夫起居郎吳公假禮部尚
書館之天寒公罷于醫薄是日嬰疾一足不良
于行賜告反室得近醫藥予往問疾則呼酒
酌我取閱閣新刻法書相與展玩疾蓋小愈
至十二月二日奄忽而逝疾再作云公諱煥
字春卿世為衢之西安人紹興甲戌策進士第調
福州福清主簿循從政即授撫州學教授以
父憂去官除喪授隆興府府學教授弁冕 簋
與之一新書策藪錢市之元牧其教條不可犯
而訓誘可樂士多卒學有就者改宣教即知建
寧府蒲城縣轉奉議郎邑名難治始至訟紙千
計公疾讀十行俱下奮筆決遣文書為清有惡
少年挾兄弟盤踞椎埋名曰五虎公令縛至庭皆

四其諸法焚娶吐氣鄉校無教公訊得民無後者田
皆歸之學宮於是齋房始聞弦誦聲邑以官鬻
鹽為賦稱責致鹽配鹽與民公私交病公致鹽有
貲而下其估民樂與公為市賦入有羨至 舊令
所逋之數萬計部使者以治行上聞有請丞相
府察廉為幹辦審計司轉承議郎有薦公才
可御史公自詭治劇得賀州辭行上迎謂曰朕
聞卿名久公論奏三事 上曰甚善姑牧遠民
行且大用賀凋賦亦仰鹽公行之如浦城書
所部便益事謂南民貧不應租外復有丁徠
請蠲除之又二廣盜之勅者有滅殊死為城旦
往往忘命恐貽後患宜差擇伉健澀而為兵轉
朝奉郎踰年詔舉可監司者臺諫侍從皆以
公應 上語大臣曰用此人遲十年矣自賀除
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于是鄂之囚有司
議抵死而實未嘗殺人公即訊一語得情破

擄出之一郡驚異莫揺楊秀祿嘯聚蠻獠寇
沆湘公即日軍車引道或基以羽檄召兵公
曰此特其首註誤其下羣蠻何幸遣吏諭招
許以不死秀祿出降不戮一人十一年召還賜
對首言今日民貧咎在踰侈宜嚴其禁自黃
近始又言沆湘之蠻非無人性官不擾之可以
無驚要在擇長吏勸豪酋練峒丁又言江東
道路流民累累將往黃州請耕問田宜令淮
南有以振業之上皆悅至流民事則戚然曰
非卿朕不聞此除尚書郎典吏部銓有副使致
任應官其子吏格以策名未三十年公折之曰
此今謂身在官而任其子者今致仕矣豈得援
此例吏股粟轉朝散郎明年遷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遷司農少卿論任子之法謂比年有
自它官而除扈帶者在職或兼旬或踰月則
復還其舊其意不過覲覲解帶之恩度越正

法之上徑轉橫階或防團遙刺免閔陞叨蔭補而已且夫法之所為寔歷者謂滿二歲今繼不及亦宜庀職滿歲又論今歲災異重仍星變地震仲春雨雪仲夏積陰近取諸身媵理疎則正氣傷願思所以致此者又言三省樞密院六部吏員無慮一千三百人願下有司議者冗吏事皆施行兼權中書舍人中人以製郊見冠服增秩者公封還詞頭近屬有用近比奏其門下容補官者公論至再遂寢遷起居舍人仍兼西掖遷起居郎方禋祀湛恩慶壽大賚書命填委公從容占筆訓辭爾雅得代言體一日造言 言
陛下臨御二十五年勵精為治而庶績未熙書群臣未能仰體焦勞媮以愒日墮靡益甚不親細務者併當務莫之急不按府吏者併良吏莫之舉以甲兵之問不至廟堂為美乎則不先無事之脩以錢穀之數問之有司為當然則不計國用之

虛以獻納論思為職者不過卑論以應故事以寅
入午出為職者不過充員而書紙尾將何以使
樞機皆周密上下無苟且盡有以振厲而一新之
上竦然曰卿老成鯁亮公既沒上愍之賻金帛
有加享年五十有六曾祖常祿祖思皆不仕父
槩以太學上舍賜進士第三為太守再為都使
者所臨有稱終官中奉大夫累贈至通奉大夫
初室復氏先公三十年卒繼室其姊也皆封恭人
子男二人垣堦女四人長適倪韶早卒次適通
直郎知岳州華容縣事子俟侃次許嫁陳汶次幼
孫男一人鉉女一人公介而和通而能立與人交粹
然可即及臨事有不可萬夫莫奪其在州縣見
謂明習及立朝乃以謹直聞家故貧性清苦每
分俸以賙其族兄弟之子教其幼而孤者嫁其
女之貧者垣既返柩于衢以來年十一月庚申葬
公同山明果之原公之弟垣狀其行來謂銘萬

里與公同年且同舍又同志其又奚辭銘曰
士呻其策人禹家稷言佩之繼言摘其垣仕邑及
州輻輳其猷寘彼京周何毅不柔顯允吳公學
正兩崇中外兩庸風行川通金玉天聰山龍帝
躬推轂九重華勛之隆既螭我筆盍棟我室有
奄與畢有盡無詰

林運使墓誌銘

公諱孝澤字世傳莆田人也曾祖質故贈朝奉郎
祖傳故不仕父選故任承議郎致仕贈右中大夫
公少好詞章卓然自立一時流輩罔不推表大
觀四年升貢入太學宣和六年登進士第建炎
初調建陽縣尉再調南劍州順昌縣尉會有告
某賊欲犯城邑公不謀同僚不檄旁援獨計以
為可先未發擒也提兵宵征黎明至其所賊方
椎牛釃酒聚神祠中乃突擒之無一人免者未
幾丁太夫人憂當論功而郡察有沮格者通判

吳建曰使賊而張州且不保况邑乎是不可不
賞乃以聞服除授左承事郎監建陽縣麻沙鎮
稅秩滿調泉州晉江縣丞太守器具詳整訟有積
歲不決者一以屬公靡不立斷人情 為公所至
廉于身力于職必欲以其蘊及物至于以私秋
毫不可上官敬憚之通判興國軍秩滿得至管
台州崇道觀知南康軍公為郡嚴而不苛吏不
敢欺提舉廣南路市舶有胡婦蒲持環產以獻為
子求官得之公持之不下而言諸朝曰互市與夷
接也舶之所入法歸有司以俟公上之須未有私獻
無益之物者倖源一啟遠人何觀事遂寢朝論避
之即拜轉運判官先是官吏以嶺南為非法令所
能遠馭類贖貨有縣令挾大官要人囊橐之墨且
橫公得其受賕狀即舉奏之一路震競曰是何可
犯解印綬去者十數人知漳州公年弥高矣聽決
益精明北邊有警歛兵于漳以成焉前守置于

賦故事成者既行居者增餐錢而州不時給其
徒族立庭下不去有獬豸公不為動徐曰若輩
欲反必先殺我餐錢無幾獨不可強取叱令還營
取一二尤者置之法而令月庚之重服其暇歲大疫
為糜粥藥里閭路界死不能掩埋者官為棺斂
部使者上最進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力辭不
就 天子高之改除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訓詞曰循良之吏吾所重止足之人吾
所敬重秘之直吾所惜朝廷方行綜核之政切齒汙
汙吏有言于丞相者曰林雖老持節鄉部肅一路
獨不可耶丞相然之白 上除本公路轉運副使
命下入郡竦然曰此真監司也公即以鄉里引嫌
有旨趣公入奏公謂所知曰廣南之命既得辭矣
願拜今命辭遠樂近非人臣義章再上朝廷知不
可強致復畀祠祿是歲乾道六年也公則蕭然自
放因舊葺廬疏渠引泉以花竹日哦其間故人過

逢淪茗弈碁杯酒淋漓其樂殆非塵中有也明年正月十八日疾終得年八十有三後九月葬南郭五雲寺之東北公性澹然無外嗜與人交一見傾底裏至遇事凜不可犯南康臨漳歲倚山澤之人以佐公帑公盡捐以俾民遇過使客燕饗儉而敬賓亦撫然滿意公自律清苦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公至闌內者公曰此官燭也亟命持去

林氏自唐正元

門閭公始葺之敷文閣直學

士王公十朋詩而碑焉公娶阮氏封安人先率勇二人榕左迪功郎新台州州學教授枏左奉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出知信州女二人適文學方庭貴方因誠孫十人文之為信州貴溪縣尉居之千之並將仕郎餘尚幼枏立朝歸然弗隨予晚與枏同朝而厚予得外補枏追送予曰先君子寔而未碣非懈寔有待子其人哉予謝不能既歸廬陵枏又遣一介走二十里來請銘曰

士雅而節石漱雪鬣既耆而淹毀珠負塗我芻
我駒我亨我衢我日我晡疇舒其驅林公娘娘閩
粵之望 天子是獎南東其蕩公 以辭孰完不
隳孰溢不歌胡耄而歸莆城之南 屋之北言藝
其栢以妥公宅清風肅而米之玉之式訛彼貪
尚或忸之

提刑徽猷檢正公墓誌銘

公諱回字亞夫世居九江五季有仕于閩者因
家焉從溫之瑞安曾祖岳祖霽皆不仕父佃贈中
奉大夫妣黃氏贈令人配丁氏封宜人公初入
太學名聲彰徹登紹興甲戌第歷婺州永康縣
尉吉州左司李參軍知建寧府建安安豐軍安
豐兩縣監行在左藏西庫幹辦諸司糧料院出
守濠州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改江西轉運判
官移福建轉運判官召還為尚書戶部郎官
將作監大理少卿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

除直徽猷閣浙西提刑主管建寧武夷山冲佑觀改知湖州除江東提刑以疾請老再得祠祿積官至朝議大夫享年七十有二卒于正寢寔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有九日也公在建寧以廉明稱太守汪尚書聖錫尤器之每事委公邑人稱平又為之修學校教生徒老則教以慈少則教以悌有感慨流涕者廬陵地接湖廣盜賊出沒往往充斥公行以勸怒固空四五每曰全明信矣時太子尚書王公佐風采峻邁察吏震聳乃獨知公事必詢焉且曰主決曾學到古人才非近用某不及也卒以此語薦于朝諸公亦交章改京秩得建安未赴丁中奉夏除喪得安豐地當邊徼撫字之外無日不討訓練其高年及秀民博諏形勢熟諳守禦于是周知兩淮要害使者上其治行丁母憂除喪得左帑畢力舉職且曰韓魏公不卑此官吾敢不勉遷料糧院凡百官之

奉摠焉在京百司官為賦錢僦民為僦謂之願募
乃有借兵人于外郡而以錢他用者公請革其
弊知濠州辭行 壽皇曰守邊之道無出威信公
再拜而退至郡廩帑赤立歲復大侵旁郡皆然
無所告糴淮北有粟而非我疆故事守令莫敢
便宜公禱于天願以身徇迺召里長貸以公錢
踰淮私糴旬月之間得斛數萬民食之羸被及
旁郡來歲大穰慨然曰文事武備缺一不可于是
增修州學有民兵統轄徐弼倚官毒民公首流之老
姦警焉亡命越境莫可禁止公取其尤二千餘人
月有廩給使各固封守戒之曰一失其風于汝
得材官且千役以 初不知戰公簡軍實肅蒐
苗厚勞來數月間一變精銳威懾遐邇盜寇屏
跡有二山曰橫澗曰韭山在百里所公躍馬按行
知其緩急民可保焉圖之以獻及為江西常平
使者勤恤民隱發摘吏姦風稜凜凜咸稱神明

時賴吉南安建昌郡告旱公速賑貸請命除租荒
政大修民無流殍江西稻鄉而常平義倉郡邑乾
沒多去其籍公稽之得情小郡之負亦以數萬然
上令庚二年之粟改就将漕時適歲豐公念前
日之旱迺請于朝願以官所藏緡錢三十萬分
命諸郡糴焉明年江西果大旱賴之以濟江之德
安兩稅告重袁之分宜病于月輸皆請捐之闕之
臨汀抑配鬻鹽民久不堪公諷其情請正經界
召為尚書郎付以其事文告所暨汀民踴躍
會復名為大匠遷廷尉宰掾兩省事叢擬議精
敏剖決忠寔執政稱歎如復勅令之司以防舞文
罷詔獄以存大體皆一壽皇從公請也見今
天子首陳圖中興嚴厲脩請核名實通言路
而法聖政之說為尤切其說曰壽皇之淳熙致
治之中曰修身以學約己以儉蒞政以勤用人
以公誠心以格天虛中以聽言寬以接下仁以

愛民此其要也願 陛下取兩朝聖政而觀之使
大臣時時于前經筵日誦于側即其切于時者
力行之公在省中歲餘求去甚力乃使浙西求祠
官從之數月起知湖州湖士大夫淵林也公以耆
德鎮之上下悅服又訪郡之大利修湖淩增城
堞建利濟院有盜夜殺牛牛逸訴烏程尉尉
不省復訴歸安尉尉視之傷然牛怒觸人無敢
近者尉聞于州公遣卒傳呼示以判事牛即俯聽
盜竟得云聞者異之或歌之曰謂牛不能言何
以想其冤謂牛能觸何以俯而伏信及豚魚疇
不曰迂茲牛且聽令寧不顯公政中奉家故
貧無田有屋三楹中奉謀于公曰吾兄弟四而
屋楹三將焉置一弟吾欲遜焉公即承命僦居
郭外奉親養焉邑人義之公既仕乃有田百畝
及知濠州盡以其入分親族亦以承先志云公器
識宏深襟度寬博議論設施加人數等料事如

神物無遁情然接物裕和亦不可犯臨事莊嚴乃
復可親嘗曰吾有三不欺一曰君二曰人三曰己
自少慷慨有大志艱勤窮空澹無愠色人有善
必稱過必掩忿必懲才必拔奉已過儉以先一
家食不重肉衣不綺麗雖御僮僕未嘗疾語一
門之內穆如春風初居峴山晚卜築北湖自號
峴湖居士在湖州朝廷方欲用之而求去蓋物
既憲江東歸至峴湖摩挲鄉曲問訊親舊喜
不自勝居亡何移疾乞掛其冠云子男四人自
強文林郎監行在省倉上界門自適將仕郎自
修以公遺澤補官自治尚幼女五人適承直郎
前安豐縣主簿吳琰進士項淵 何致慮迪功
郎前南安軍星子縣主簿周寓孫男五人奉之
鼎之益之履之復之女三人公有峴湖堂不啻
足齋予嘗為賦之名士如尚書程公泰之禮部
陸公務觀倉部周公必大賦之者尚多初丁宜

人先卒公親窆二窆于峴山佛屋後而虛其一孤
將以十月二十八日奉公公合葬焉前期公長子
自強以公之行述請銘予與公為同年且同朝
晚且親乃哭而銘之曰

我入修門公至自溫我出建鄴公藩茗雪當
其同朝胥從道遙逮其補外胥懋夙退我歸
幾時聞公葬期宛若其淺 為誄詞有煒廟
器踪壁砌簋不裸后帝而揜諸瘞其既九京
疇不復之其未九京疇不克揚之

知漳州監丞吳公墓誌銘

公諱松年字公叔永嘉人曾祖諱比政不仕
祖諱克故贈右光祿大夫父諱表臣故贈敷
文閣直學士右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公累贈少保母鮑氏秦國夫人伍氏宜人公
伍氏出也以蔭補官初主平江崑山簿監南
嶽廟由國子監書庫官 廷刪定官書成改

秩攝登聞鼓院將遷擢而少師以 壽皇府翊善議
出閣事罷云公亦請外歷徽台二州簽書判官廳
公事其在徽州悉力吏治無文士脫畧囊篋細
碎之意太守多病予告以公明敏委以郡事吏
牘填委或累月不省者公一日決之如流守倚
以集秩滿歸至中途聞少師病篤捐妻子犯波
濤舟人無色公不為動翼日至家少師一見乃
具台州秩滿得湖州轉運使幹辦公事部使者
知公能文牒奏悉以倩公每一篇出大者百千小
者數語詞意絕人給事莫公濟嘗嘆曰公叔下
筆無一點塵氣何必減江彥章孫仲益時逆亮入
寇湖南餉師粟斛四十萬當遣吏護送俱公
獨請行舳舻銜尾先至師次糧道以濟丞相魏
國張公居長沙望重四海名士輳集獨偉視公
每見必促席語移日且勉之曰君不必苦心作文
當為有用之學且與其子敬夫游今自是盡棄

其學而學焉魏公再相薦公于朝及其宣撫江淮
招公議軍政公以國事方急不告妻子而行通判
明州太守榮陽趙公伯圭母秀王夫人疾革委攝
郡事公宿于郡舍盡瘁戮力事整而辦時有死囚
數十公察其有寃色即呼而前溫色辭次問之皆
號泣曰我海漁也吏執以來日夜笞掠使誣服為
盜公密遣吏驗問海濱枯魚之肆果然一日釋
二十七人郡中驚服先是詔郎官以上舉所知
尚書薛公良朋中書舍人洪公邁給事胡公沂直
院莫公濟少卿胡公襄皆以公名聞秩滿造朝亟
相陳公俊鄉一見竒之除將作監丞會中都官待
次例補外改江西安撫司參議官江西飢米斗數
百錢公捐俸以活飢者除知南劍州賜對便殿
壽皇勞曰吾舊學之子也因訪以天下平公敷
奏詳明所陳四事如得天意固民心錄名將子
孫革武舉試文上甚善至延平首條上民事

一曰差注巡檢須武舉中選或任子曉民事者
二曰理訟先逮詞首三曰商旅不得捺兵事皆施
行有氓誣其主人以殺其子者獄久不決公念
問不三日得寔又明日獲其子于建寧蓋氓匿
之云人以為神暇日則召祿吏與之論文入學
校與諸生講經義時薦舉久敝有挾諸公貴人
書至者公一不省廷詔于衆曰薦舉之意舉賢
材以治行而已挾貴而問豈薦舉本意哉先是
郡之材官多以請託隸尺籍公一不聽一日入
菟庭大閱許其子弟畢集試其藝能簡其饒
勇澀以為兵俄有旨集諸郡材官詣行在所
按試士氣奮甚挽強穿札為闕郡最第賞減
會課三年其治郡大抵慕先邑及去延平之民
遮道涕泣為之立祠既入朝執政議以公為尚
書郎上曰吳某治郡有聲朕與再畀以名郡
遂得潭州未之官而卒實淳熙七年二月丁

酉也得年六十有二終官朝散大夫初少師
官通判夢一浮屠願然而瘠謂已曰帝詔余
為而子視其謁云杭州祥符寺及解官道抗
公生焉幼穎悟甫六七歲日誦數千言年二
十三侍少師居婺州晝夜讀書甚至嘔血少
師以文名一世公盡得其學弟三人皆師友
公得同薦書而公獨下第及試宏詞科隱秩
秘文過目不忘同學如丞相洪公适給事莫公
濟皆推其業之精公風神高邁談間傾坐超
然如 晉間人物好古樂道經明行修不競
于進慙而澹介而通寡欲而有守平居簡出
終日簡編筆硯間過會心處即書于牖戶為
文深厚古雅有前輩風有詩文二十卷曰江
湖集尤友愛于兄弟從兄御史臺主簿某病
革託以死生宗學教授某在閩中屬疾公聞之
疾走至其官下未幾公護喪以歸力貧以葬拊

二室之孤不啻己子所至得俸不以入門不買田
宅分以周族親同察之急與遊皆名勝如王公十
朋鄭公伯熊林公光朝呂公祖謙尤厚云初室
周氏封宜人永嘉先生行己弟之子也通孝經
論語孟子諸書與公德對云前五年卒繼室潘
氏亦封宜人後十二年卒子男四人瓌文林郎
前饒州軍事推官琛承直郎前監建康府提
領所南酒庫琰文林郎前安豐軍安豐縣主
簿幼為人後公卒歸其宗以公蔭瑄尚幼女六
人希韞適文林郎瑞州軍事推官周若鑑希孟
適迪功郎前朝司法參軍薛澤季蘭適進士
周及次未嫁次適修職郎永州零陵縣主簿揚
長孺次適進士鄒畢孫男三人洵澥深女四人
諸孤以八年九月乙亥葬公于吹臺鄉回山法
濟院之陽遷周氏宜人祔焉至紹興壬子二月
壬寅復以潘氏宜人祔其在方予與公初定交

長沙中同官豫章公之子琛晚復與余同官高安
大兒長孺因得壻公之門交莫厚焉親莫至焉
公既葬之十二年癸丑四月琛以書來曰先人未
有銘詩微先生其誰宜為則也銘之曰

公叔風神白而長身如光風霽月之無塵公叔詩
文老而日新如日光玉潔而不陳公叔搢紳意行
無津如我馬既同而躋其趾我車既攻而方其輪
嗟嗟公葬一炊黍之誣而萬斯年之伸公葬一去
于今幾春意其上空虛跨綠駟下大荒而騎麒麟
也耶

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江東運判徐公墓

誌銘

淳熙有賢御史建寧徐公子聞之舊矣而願見
莫之遂立朝莫之同也歲在庚子予為常平使
者于嶺表之東公為刑獄使者于其西是秋
泮宮當貢士公之子遠試于東漕之有司首遺

余書其詞甚度其意甚暱也且呼予為同年之
兄予答書亦以是呼公退而閱同年小錄求公
姓名而不見至慶元己未七月十一日偶閱
本朝登科記得公姓名甚喜熟視乃紹熙辛
未榜也蓋前予一榜云不知公何以云爾也豈
其知愛之深而誤墨及之耶後七月其子達
貽余書叙先契且以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郭
公德麟所狀言行來謁銘予嘆曰豈偶然哉
予其可辭公諱朗字元敏曾自太末五季亂徙
建之浦城臨江曾祖諱伯祖諱安常父諱彭年
以公贈朝散大夫母楊所生母張皆贈太恭人
大夫公早棄場屋為詩千百自號散翁事見
史部朱公松葦齋集中曰彥猷者其字也三子
公其仲也年二十九策進士授左迪功郎主紹
興府會稽縣簿帥曹泳權臣姻家也詭公督租
公首捕府之胥長逋租者二人杖之荷校以循

帥噤默不敢問陞左從事郎移建康府上元縣丞帥貴倨甚府縣官日趨走庭下公始進見如例三日禮畢獨趨賓次帥知其不屈乃皆免之公有十論極陳時政利病未嘗害于人漕使左司郎中徐公度不知于何見之稱嘆以為通達國體一再薦于朝後帥韓公仲通每疑事必諏于公公言無不盡頗忤意而卒薦公改左宣

教即知處州龍泉縣宗室子有寓居浮屠者散子錢漁厚息市民物不售直一日有鬻薪

炭者數人皆碎首來訴公即分遣吏卒逮捕卒置諸法有達官私橋 柵木而請官役民者公不可諷之州守錢竿竿反庇公讒者慝焉歲飢公將發長平之廩以賑民丞難之公曰倘有罰吾任其咎丁母憂除喪中書除監行在權貸務一日 孝宗皇帝召見時宰席久虛公首論宰相難其人者由職事官不精擇也今日之宰相前

日之侍從給舍臺諫也今日之侍從給舍臺諫
前日之職事官也 陛下于用人之際常若乏
才而不知職事官乃宰相所由入之門不可不
擇也 上曰甚善又論凡薦舉當以廉為本而
才藝為次古之薦舉其已行之事不但 其
未為之過謂宜增其所舉之辭曰某人有某
能常在某官為某事以知某廉庶不敢欺 上
肯肯之且勞公曰知卿請退不事請謁是日除
監察御史乃參知政事李公彥穎薦也公初
不知明年李公出帥東浙以書抵公曰剛方挺特
良副所期蓋李公知公久矣屬有詔令朝臣言
事公極論時弊數千言其要有八曰正朝綱杜私
謁節吏員之入流審進言之聽納立根本以自
治嚴守禦以防邊盡地力以救荒禁奢侈以正
俗章下時宰不悅公姿貌嚴冷未嘗以辭色假
人中外嚴憚蜀人誦為鐵面御史公受詔盜秋

試有國子生江元者陳牒願與太學生同試江元殿中侍御史宰掾溥之猶子也溥以文書詔有司公不答又為時宰所不悅遂除南西路提點刑獄至部詔兼攝漕事時容盜李接竊發前漕臣韓磊請留餉鄂州大軍錢五萬緡及丐鹽事司錢二千萬緡以給求盜之費朝廷從之公辭焉請自給主帥盜平以給餉不匱增一秩詞曰不仰給于朝廷不支移于臨路接既就擒帥臣奏功而將士匈匈公曰極論有未嘗親矢石去賊百餘里而得官者其昏曰蔣璘陣亡陳永輔其卒去曰劉正至于將臣王圭張麟既克復欽林又解化州之圍而賞反太薄化守何偉以數百市人弱卒抗數十萬張大之盜保全一城有以見其才不顧家室守節不貳有以見其忠上官冥搜其罪而秋毫無犯實有以見其廉今不受賞而反削籍孰不冤之不報貶公兩秩吏部尚

書鄭公丙訟公寃上遂除公湖北路提點一獄
而何偉亦復官 郤又改公成都利州路復官兩
秩又改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窒罅漏節浮費以
紓遠民之力州縣兩稅往往加歛及粟帛芻秣
之估皆量公嚴為禁止蜀之大家公漏占名數
以追紅徭至有一戶析為四五十者中產下農
實受其弊公與之為期許其自占得寔者二
萬餘細民頓蘇黎州邊事有與其實費無藝
公前後廣輸緡錢凡二十三萬云改知遂寧府
除直徽猷閣公至政必先學校去西路日盡捐
公錢二十餘緡市田一百六十畝以廩成都之府
學彭州郡文學劉大臨來告曰生員滋衆而食
不足將散矣公曰此吾職也于是蠲其州權酷之
錢四百萬及官所沒入民田數百畝以給之公凡再
奉詔監護蜀之類省試其場屋之弊至預泄試
題及是夜半銀板已定公盡易之宿弊頓一所

得皆儒先公嘗按縣令揚世方又却前准
于文子震之私謁兩家怨之至移謗書于本路
憲趙善譽按公聚飲至十餘萬緡不俟朝命而
徑以此錢為民代輸貪暴者能之乎改之泉州
歸至上饒改江東路轉運判官受命一日而沒
淳熙一五年三月十有三日也享年六十有六
積官至朝議大夫爵至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公在金陵時帥韓公委公受芻秣之輸故事
求芻私其一錢公獨不受公卒韓一日稱公之廉
而及之客有對曰一錢亦何足受韓公曰不然積
而一錢成得千緡誰其不爱公在廣右嘗論奏以
為監司郡守應用之錢曰公使者自有名錢今
乃于上供留州之錢肆其轉移無有限制漕計
郡計安得不乏而取之乎謂宜第州郡為三等
帥守監司凡五等公使之錢月給幾何迎送幾
何幣帛帷帳幾何逆是者以篋篋不飾坐之之利

路憲至郢始值俛史以官錢蜀券數千緡來曰
道理賞之外皆應歸中府公不啟封列部盡
還諸郡公自為監守郡守幕未嘗更造至
興元未久而去悉還于官不留一物所至驕從
宴集餽餉悉從簡儉其行部非故事秋毫無
所受性寡偶然所交皆是名流如陳公之
茂莫公濟趙公彥瑞翁公蒙之沈公度蕭公
之敏丞相周公必大葛公岬最厚晚乃受知
于鄭公丙李公椿陳公居仁在蜀所敬畏者
范公仲圭胡公晉臣公薦于周親周卹中表
自廣還葬死者之無歸營孤女之未嫁性
嗜學隆冬汝寒焚膏申旦尤邃于經熟于
氏春秋西漢書酷好資治通鑑所居不庇風
雨日哦其間人不見其喜愠自蜀還蜀貨無
一物惟載書百餘篋有詩文奏議經解八十
九卷目曰東野居士集藏于家公初娶

繼全氏董氏皆贈封恭人子二人達文、子郎
新監台州黃岩買納益監達迪功郎前監常
州糴納倉女二人長適貢鄉進士周端書次
適進士楊揖孫男三人損之將仕郎吳山
孫女二人俱幼以紹興元年十二月二十六
日卒 忠信鄉新興里之夏村師姑原銘之

曰

靡乎其為流奚涉弗通規乎其為運奚驚弗
進顧顧徐公車杭而送風曰子其通方輪而
九曲曰子其速惟金玉通身噤然不塵以對
乎言

楊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五